



窮理致知

夏卡爾

——愛與美的畫家

● 鍾淑惠*

最近日本的海嘯，讓許多人的的人生轉了個大彎，面臨劇變，該如何讓生命繼續，或許是在救災之餘，最值得思考的。目前正在故宮展出的夏卡爾（Marc Chagall, 1887-1985）展，其作品充滿了愛與美，無論其遭遇到多大的挫折，人生面臨種種艱難的挑戰，夏卡爾始終抱持著，唯有愛與美，才有力量。

俄國猶太人夏卡爾的一生中，充滿著許多的磨難，一出生，便面臨村莊大火，即將臨盆的母親被挪至安全地方，但剛出生的嬰兒，卻是慘白的死嬰，村民拿瓶子刺他，將他丟進水槽中，才聽到，「哇！」的一聲，嬰兒的哭聲。而父親則是鱈魚販售工人，收入微薄，家中食指浩繁，是窮困的家庭。在俄國，猶太人是被隔離的，其出生地維台普斯克，便有許多猶太社區。猶太人無法進入公立學校就讀，夏卡爾的媽媽賄賂學校，使他得以就學。而後更因猶太人的身分無法進入聖彼德堡大學（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）學畫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入私人畫室習畫。隨後，獲得資助，得以在1910年前往巴黎（Paris），未料因戰爭，於1914年返俄，原打算與未婚妻蓓拉（Bella Rosenfeld）結婚後，便再度啟程前往巴黎，可是戰爭的阻隔，被迫留下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，夏卡爾的畫作不符合政治目的，擔任美術學校校長，又因理念不合而離去，

* 鍾淑惠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。

加上父親死去，蓓拉娘家被抄，最後，放棄祖國，為藝術流亡。終於在 1923 年重返巴黎，卻發現原存放在巴黎的作品被賣掉，那失落的心情，讓夏卡爾在接下的幾年間，根據老照片，重新繪製舊作，希望能彌補那失落的斷裂。夏卡爾非常享受在巴黎創作的日子，但好景不常，仇視猶太人的氛圍愈來愈濃厚，從德國向外擴散，對猶太人的態度並不友善，後來德軍進入法國，希特勒（Adolf Hitler, 1889-1945）認為夏卡爾的作品無可取之處，燒毀之。面對這處境，許多朋友勸夏卡爾離開法國，但夏卡爾不願意，直到 1941 年 4 月在馬賽（Marseille）因猶太人被捕，被美國記者傅萊（Varian Fry）救出，1941 年 6 月前往美國。但在美國的夏卡爾，並不快樂，不適應美國，加上不懂英文，極渴望回到法國，未料 1944 年摯愛蓓拉突然離世，對夏卡爾而言，是極大的打擊，身處異地，加上摯愛離去，情何以堪？還好遇上英國女子維吉尼亞（Virginia Haggard），一見鍾情的兩人，在工作、情感上深深的依賴，最後卻因維吉尼亞不是猶太人，遭到全家族的反對，加上價值觀的衝突，七年後兩人分手，維吉尼亞帶著兩人的兒子離開。1952 年夏卡爾與 VaVa（Valentina Brodsky）結婚，同為猶太人的 VaVa，家境富裕，懂五國語言，是夏卡爾的好幫手，更陪伴夏卡爾度過晚年。猶太人的身分是原罪？在夏卡爾的一生中，因為身分，讓他遭遇到無可抗拒的待遇，甚至危及生命，還有情人維吉尼亞的被迫離去。

再者，窮困也讓夏卡爾的愛情、學習受到阻礙，但蓓拉不顧家人反對，堅持與夏卡爾結婚，成就了夏卡爾一生藝術創作上永遠的停格；雖然無法入聖彼德堡大學學習，但卻在私人畫室接觸到前衛藝術，進而受到賞識，獲得資助前往藝術之都巴黎。

家人的支持，對夏卡爾而言，是最大的支柱。在猶太教義中，不許製造偶像，更嚴格的則是，不許描繪活生生的物體，但上述種種，是繪畫常見的題材，在夏卡爾的家族中，並未嚴格禁止，因此，夏卡爾才有機會發展藝術天賦。雖然就學受阻，但母親想盡辦法讓他入學，即使窮困，也要賄賂學校，讓夏卡爾入學。當夏卡爾想前往聖彼德堡學習時，雖然付不起學費，但父親仍掏出家中僅有的 27 盧布給夏卡爾，給予他最大的支持。

或許是家庭給予的安全感，或許是天性使然，夏卡爾一貫正向面對生命的態度，即便在他面臨蓓拉死去、故鄉 20 萬猶太人慘遭屠殺時，在其作品中仍不見仇恨，不若畢卡索（Pablo Picasso, 1881-1973）聽聞西班牙佛朗哥（Francisco Franco, 1892-1975）政權為一己私利而發動內戰時的激烈反應，其繪製格爾尼卡，放到聯合國前抗議，表達憤怒，夏卡爾則顯得溫和許多，畢卡索稱他：在他腦中，絕對住著一個天使。

夏卡爾長年定居巴黎，巴黎成了他的第二故鄉，故鄉維台普斯克是他永遠的鄉愁，在其畫作中常可見到維台普斯克的村莊及教堂，但他始終不願回去，或許是有太多的傷痛，讓他選擇將故鄉留在心中、畫中，那濃濃的鄉愁。也許正因為有距離，才能將呈現深刻的鄉愁。一如同樣在 1920 年代，在法國學習的中國畫家常玉、日本畫家藤田嗣治，因為長期遠離自己的國家，於是作品中顯現那濃厚的母體文化，對祖國、家鄉依戀，才能在作品中流露。這是回到中國的徐悲鴻、林風眠的作品中所沒有的。1920 年代的巴黎提供平台，許多藝術家來到這兒，其深厚的母體文化，是創作的最大根源。

在夏卡爾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作品永恆的停格，多是戀人，停留在與蓓拉的愛戀上，《生日快樂》（L' anniversaire）是記錄 28 歲生日時的快樂，愉悅的心情，讓人飛了起來，雖然真實世界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景，但夏卡爾用畫筆記下那生命中重要的一刻，戀人也成為日後常見的主題。而其文化的根源也在作品中展現無遺，動物的出現，是農村經驗的展現，其中雞象徵黎明的到來，戀人們共同迎接美好的一天。而小提琴手，則是以色列建國前、二千年來流浪猶太人的心靈慰藉，易於攜帶的小提琴，以音樂撫慰人心，牽引出猶太人永恆的鄉愁，在畫作中，除了觀看，似乎也有聽的感官。花束是愛與幸福的象徵，對窮困的夏卡爾而言，第一束花是生日時蓓拉送給他的，那快樂的感覺是永恆的記憶，於是花對他而言，等於愛、等於幸福。在其畫作中，常見維台普斯克的村莊與教堂，這是長年身處異地夏卡爾，對家鄉永遠的思念，而猶太燭台與生命之樹，則是猶太文化的展現。夏卡爾表示，如果我不是猶太人，我將不會成為藝術家，或可能成為截然不同的藝術家。

夏卡爾在巴黎時，正是現代藝術發展熱絡時，他擷取了不同派別，如立體派（Cubism）、野獸派（Les Fauves）的技法，但卻不受技法限制的展現自己；他的作品被視為超現實，但他從不認為自己屬於那一派別；他的作品就是夏卡爾的作品，即便有人想學，那還是夏卡爾的作品，特質十分明確，一貫的愛與美，是夏卡爾藝術的堅持。他相信：在我們的生命中，能賦予生活與藝術意義的色彩，就如藝術家的調色盤一般，只有一種顏色，那就是愛的色彩。

